

# 陈凤楼：朝鲜战场打响冷枪杀敌第一枪



陈凤楼 (资料图片)

## 新兵陈凤楼参加上甘岭战役

陈凤楼参加的上甘岭战役是近代最惨烈的战争之一，被称作“绞肉机”和“亚洲凡尔登”。1952年4月初，15军休整9个多月后再次上阵。此次15军的任务，是接替26军在五圣山、斗流峰、西方山一线防御。15军休整期间补充兵员17000多人，一半新兵，一半老兵。陈凤楼便是新兵的一员。

15军正面之敌，除美7师外，还有美40师、韩9师1部，共有35000多人。美7师是美军的铁拳部队，有“尖刀师”“滴漏器”的称谓。“尖刀师”不难理解，“滴漏器”是指该师在执行任务时历来如同古代计时用的“滴漏器”一样准确无误。该师在美军对外战争战绩显赫，曾经在阿图岛与日军苦战18天，全歼守岛日军，也曾与美海军陆战队联手在夸贾林岛歼灭日军8000多人。

## 打响冷枪冷炮运动第一枪

两军阵前对垒，美军除了袭扰不断，还发动心理攻势，前沿阵地最近不过百米，他们找来嗚声嗚气的女播音员，操着一口夹生的中国话，每天在阵地前沿用喇叭喊：“15军的弟兄们，你们丢下老婆孩子大老远跑到这里来忍冻挨饿图啥？你们那几条破枪是挡不住‘联军’进攻的。”美军每天都在说着诸如此类的话，就是希望打击志愿军的心理。他们每天在喊什么，15军的士兵们都能够听得清清楚楚，但是他们根本就没有工夫去搭理对方。

此时，15军的官兵们在四五十公里的防御阵地上昼夜不停地挖战壕，直至上甘岭战役开始前，15军经过5个多月的努力，325条全长20450米的“地下长城”出现在正面防御的每个要点上。陈凤楼所在的45师135团1连阵地前哨与美军阵地只有五六百米远。对面的美军工事坚固，经常在阵地上挑衅，最难以忍受的是这群家伙竟然冲着1连阵地方向撒尿。有一天，美军又出来挑衅，一个美国大兵赤条条躺在阵地前沿做日光浴，完全不把志愿军放在眼里。陈凤楼恨得咬牙切齿，机智沉着，看准时机，第一个扣动扳机，打死了这个美国大兵。

从某种意义上讲，陈凤楼打响了15军冷

## ● 阅读提示

这是一项迟来的荣誉，也是一篇迟来的报道。英雄就在我们身边，默默无闻，平凡一生，如果不是最近几篇文章，就连他的子女都不知道父亲在朝鲜战场那段封存往事，那枚一等功奖章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著名军事作家李峰在《决战朝鲜》一书

中叙述了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新兵陈凤楼第一次用冷枪狙杀美国兵的作战经历。今年《凤凰资讯》等媒体以《美军朝上甘岭阵地撒尿，志愿军新兵忍不住，开第一枪，立一等功》为题进行了报道。

原志愿军老战士陈凤楼生前是平煤神

马集团高庄矿一名普通工人，1928年4月出生于安徽省凤台县钱庙乡圩西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4岁丧母，1951年应征入伍，后入朝作战，是中国人民志愿军15军45师135团1营1连7班战士，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



陈凤楼的复员证

冯洪波 摄



陈凤楼的转业军人登记表

冯洪波 摄

枪冷炮运动的第一枪，时任志愿军15军军长的秦基伟视察前沿阵地时，肯定了这种有效杀伤敌人的战术。从此，15军阵地上枪声炮声时不响起，中国志愿军开始了“冷枪冷炮运动”，15军用这种战术毙敌8000多人，自己仅伤亡35人。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陈凤楼的名字登上了一等功臣光荣榜。

这一枪之后，美军不断向我军阵地发起攻击，防守部队顽强抗击击退敌人数次进攻，在敌人组织再次进攻的间隙，我军也会抓住这个时机，对对方实行攻击。美军就像一个被人操控的木偶一样，隔三差五地就会对15军的阵地发动一些小规模的袭击。15军的官兵也早就已经见怪不怪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你过来我就打你，你不过来的话，我就修工事，构筑“地下长城”，这样的一

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了上甘岭战役前夕。

## 战场负伤后转至医院，与作战部队失联

据原在石龙区检察院工作的陈凤楼长子陈国华介绍，从小就知道父亲是志愿军，参加过抗美援朝，小时候经常让父亲讲在朝鲜打仗的故事。父亲后来在战场上被敌机投掷的炸弹炸伤，弹片击中头部，在昏迷休克中被战友和连里卫生员王清珍(电影《上甘岭》中女卫生员原型)救下了火线。之后由战地救护转至陆军三十二医院，从此父亲和作战部队失去联系。1953年6月，父亲转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回乡转业建设军人证明书》的军人登记表(华东字第12037号)部别一栏里，清楚记录着父亲所在部队番号。从入伍到赴朝参战一共不到半年时间，父亲在战场上机智勇敢、英勇善战，曾多次受到嘉奖。父亲战场负伤时，所有随身物品和立功证书、军功章都被埋在敌机炸塌的战壕坎道里了。

陈国华说，关于立功证明和军功章，父亲只要找到战友和部队是可以证明的，每当家人提到此事的时候，父亲就说：“在朝鲜战场上，牺牲了那么多英烈，生命都没有了，他们给自己留下什么？我能活着回来就不错了。”最让父亲难以释怀、经常念叨的是，有机会要当面感谢从战场将他救下的战友们。陈国华清楚地记得父亲生前最喜欢看战争故事片，尤其是抗美援朝片，每当看到《上甘岭》时会情不自禁地哼唱起来。在朝鲜战场上美国公然违反国际公约使用生化武器，导致许多志愿军战士因此患上夜盲症，他的父亲是其中之一。为了治疗夜盲

症，需要冲服生鲜动物肝脏，后来父亲不吃动物肝脏。每遇集市，父亲最爱到气枪摊前打枪，百发百中的成绩让推主连连称赞。父亲有时看到朝鲜电影也会说上几句朝鲜日常用语，他最大的心愿是到曾经战斗过的地方看看，为那些牺牲在异国他乡的战友扫墓。

## 复员后辗转到我市煤矿工作

在上甘岭战役中九死一生的陈凤楼痊愈复员后回到老家务农，1956年6月到煤矿工作，先后辗转江苏徐州、湖北鄂南、河南平顶山等地。

1966年，陈凤楼调到我矿工作，在高庄矿开拓队从事井下作业，先后担任生产班长、队长，多次获得先进生产者、生产标兵荣誉称号。

今年83岁的向培忠告诉记者：“我与老陈从湖北到河南一直在一起工作，我最了解他，他为人忠厚老实，干什么活儿都舍得出力，砌圈、架棚、打风钻争着干，特别是在施工中曾多次排除险情。”

据平煤神马集团高庄矿原副矿长程向东介绍：“我是陈师傅徒弟，从1972年参加工作就跟着他，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优良品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工作认真负责，井下虽然是粗活，但他却一丝不苟，对开工前准备、施工中检查、安全措施执行从不含糊。二是严明的组织纪律，那时候班里青年人多，纪律观念不强，他始终以身作则，每班都提前到工作面，又最后一个升井，为我们作出了表率。三是完成任务的观念强，作为班长，陈师傅眼里不仅盯着安全，还盯着当班施工进度，抱着风钻打眼，常常一身泥水，不完成当天生产任务不走，所以我们班月月超额完成任务。”

采访中，接触过陈凤楼的人都说他居功不傲，从不向组织提任何要求，工作中勤勤恳恳、吃苦耐劳，不失去人作风，多次受到表彰。他为人正直善良、忠厚老实、待人可亲、乐善好施，受到大家的尊敬。因长期从事煤矿井下开拓工作，陈凤楼患上了三期肺病职业病，于2008年2月不幸离世，享年80岁。“在那个抗美援朝战争岁月，许多像我父亲一样的志愿军战士义无反顾地奔向战场，他们的生命与国家命运和人民利益连在一起。我为有这样一位奉献自己一生、平凡而伟大的父亲，感到骄傲和自豪，而父亲只是千千万万个普通志愿军战士之一。2020年10月25日中国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今天我们能在这里享受和平幸福生活，是因为有那么多像志愿军老兵一样的前辈为我们负重前行。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些无畏的勇士，为中华民族立国而战的志愿军老兵，他们的功绩永载史册，永远熠熠生辉。”陈国华说。

(本报记者 田秀忠 通讯员 冯洪波)

鲁行与诗人徐玉诺同乡，鲁山县人，出生于1938年农历十月，六岁的时候，父亲意外亡故，猝不及防，这个本来富庶优渥的家族遭受重创。这是一个意外，也是一个拐点。鲁行那时尚小，他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同。长大了才知道，是他的母亲，以她高大健硕的身躯和坚韧不屈的意志支撑起那个家。母亲出身名门，在那个时代虽然没有受过学校教育，但她内心有光，深明大义。因此在经历了那么一场家庭巨大灾难、未来变得未可知时，她仍抱定信心，哪怕经历千辛万苦，也要将她的五个子女培养成人，既要保障孩子们的身心健康，又要让他们接受良好教育。于是在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母亲就送鲁行人读本村民乐乡中心小学。而母亲为此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艰难，付出了怎样的艰辛，不得而知。鲁行则一路下来，学业从无中断——1951年入

沉迷，爱不释手，他说，“直到将其‘读’成一把碎屑。”同时开始了诗歌的练习和写作，到了20世纪50年代，新诗强调古典加民歌，狂热成风，鲁行“尚属摹作”的一首民歌体诗作，在《河南文艺》半月刊《奔流》(前身)发表，引起不小的轰动，这首诗，可视为他的处女作。接着，他的诗开始在全国诸多报刊发表。改革开放后，鲁行迎来了被他称为的写作“第二个黄金期”，也是中国文学的黄金期，即“新时期文学”。鲁行抓住了这个黄金期，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错过了这个黄金期。那时他还在光山，受“向科学进军”的感召，写起了“科学诗”，这一写，写了近十年！后来随着一般科幻文学的式微也就湮没无闻了。紧接着，鲁行开始了对“微型诗”的探索，创作了大量的经典之作，给他带来巨大声誉，并让他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中国当代微型诗创作的重要代表诗人之一。这些“微型诗”(亦称短诗、超短诗)如短剑、匕首、集束炸弹、犀利、狠，又极具人性、人情的趣味，让人猝不及防，恍然大悟，豁然获得“思想”与“诗意”的激励。这类诗影响广泛，好评如潮，海内外报刊发表的就有2000余首，并成系列，如“仰望星辰”“山水灵性”“雨丝风片”“细雨闲花”“浮生世相”“野蔷薇集”“绿叶上的露珠”等等，先后集结出版了《雕虫集》《榆庐语屑》《鲁行编年诗》《鲁行短诗选》《忧郁的笛音》《鲁行超短诗选》。

# 诗人鲁行

□陈峻峰

鲁行的诗作，随手挑几首，便觉洋洋大观，星辰日月，天地风雷，情绪的宣泄和语言的张力，仿佛要写尽这大千世界。阴晴圆缺，黑白善恶，爱恨情仇，用剑时，一步绝杀，兵不血刃；用情时，万千缠绵，吐尽块垒，而都保持在诗意的层面，呈现着诗人坚韧、锋利而又博大的内心。

鲁行老家鲁山，乃沙河源头、墨子故里、诗人徐玉诺的故乡；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中国新诗百年，徐玉诺是先驱，毋庸置议，是中原新诗系第一人。契合或巧合的是，他也就学于开封，是鲁行的先辈校友，曾任河南大学助教，其许多作品，尤其诗歌，是鲁行阅读的重要部分。徐玉诺被誉为“替社会鸣不平，为平民叫苦的人”，也是鲁行做人与写作的志向。这其中，无论地缘还是文脉，天意还是偶合，他们一定有着某种联系，我们看不见的联系，就像沙河，水欢聚于水，水融会于水，浩浩汤汤，生生不息，生成两岸人类丰美而诗意栖居的精神高地，诗人在其中，一代代，浩叹、吟诵和歌哭，自成景观。

鲁行对文学的爱，应该是肇始于小学时读过的一本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儿童文艺》(又名“国语文通”)，一

## 河南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民营经济先进个人平顶山市推荐人选公示

根据《中共河南省委统战部 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河南省工商业联合会关于做好河南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民营经济先进个人评选表彰工作的通知》精神，经平顶山市推荐河南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民营经济先进个人工作领导小组研究，确定王若飞等6人为河南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民营经济先进个人平顶山市推荐人选，公示如下：

王若飞，男，汉族，1985年6月生，河南宝丰人，硕士研究生学历，无党派，河南浩石实业集团董事长，河南省第十二届政协委员、平顶山市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平顶山市第六届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宝丰县第十届工商业联合会主席，2020年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工作中，捐款捐物折合人民币289.3万元。

张彪，男，汉族，1984年8月生，河南宝丰人，大学学历，无党派，河南省大地水泥有限公司董事长，漯河市第七届人大常委会、漯河市第七届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宝丰县第十四届人大代表，2020年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工作中捐款1000万元。

李国富，男，汉族，1967年5月生，河南开封人，大专学历，无党派，平顶山市万福源商贸有限公司董事长，平顶山市第九届政协委员、平顶山市第六届工商业联合会副会长、新华区第九届政协常委、新华区第八届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2020年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工作中，捐款捐物折合人民币113万元。

王帅涛，男，汉族，1983年11月生，河南汝州人，大专学历，无党派，润灵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汝州市第八届政协常委、汝州市第六届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2020年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工作中，捐款捐物折合人民币150万元。

张团杰，男，汉族，1969年2月生，河南汝州人，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汝州市第八届政协常委，2020年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工作中，捐款捐物折合人民币5万元。

舞仙禽，此地幽人酒独斟。”又曰：枝叶扶疏的样子。竹影婆娑，韵致汝心中。”崔鵬由此而名，看来要在这里过上一种亲随自然，洒脱舒适的田园生活了。

从此，崔鵬便在这里一住就是十余年。十余年中，他在这里都干了什么，已无太多的文字记载。我想，他自然少不了挥挥洒洒，耕耘不息吧。这里也会是一片枝叶茂茂、花艳果硕的景色了。这里是有菊花的不然，他咋能作出“残菊横枝三两花”的诗句呢！这里少不了翠竹，文人多爱竹，崔鵬亦然。不然，他是难以品出“离离疏竹时雨雨，淡淡轻烟不隔花”的情韵的。这里肯定是少不了桃花了，他作了不少咏桃的诗，“如何一枝株，孕作千忆花。虽云行且阑，明岁亦再华。”这样的桃情诗早已润在他的心中了。他生活在这片家园的同时，也常常推开柴门，向外走去。他会漫步在汝河、青龙河畔，品味那“小喜喜亲人，可约亦可羁。大鱼如有神，隐见谁能量。”的生活哲道。他会走进那个当时名为石牛庄的左邻右舍，看望乡亲，《郑县志》亦载：这里的人们格外尊重他，“人无贵贱长少，悉尊师之”。

崔鵬曾有诗称：“身怜身是皮公美，茅屋青灯夜著书。”崔鵬在耕耘婆娑园这片田地的同时，无疑也在诗中不停地耕作着。他在婆娑园的中写了多少诗、难以计其数。他收入《宋全诗》中的《婆娑园》和《石牛庄闲居》这两首是肯定之作。从《婆娑园》中的“晚禽噪竹百千翅，残菊横枝三两花。好在山园衰衰废，风波不到野人家。”的绝句中可以看到他身居田园淡泊悠闲的心境了。在《石牛庄闲居》中，他写到“不识春风面，知从底处来。红深桃隘破，绿静水帘开。物处

心常挂，人间世不谐。”倒显出他在石牛庄闲居，却不是那样悠闲了。他在清静幽雅的田园中，却挂念外面的事物，感慨世间的谐，他在挂念什么？感慨什么？

崔鵬一生作诗颇多，其作品集30卷，定名为《婆娑集》。他的诗无论当时，还是后来，都颇受喜爱与好评。《宋史》称他：“长于诗，清峭雄深，有法度。”《群芳谱》称他诗清婉敷腴，田园诗野趣。花深卧榻无人打，鸟倦还飞不野食。樵客过来渡口，我今何处问迷津。”岁月荏苒，风雨销蚀，婆娑园此后房倒院塌，渣滓遍地。石牛庄村也因婆娑园的变迁而名“渣滓园”村，后简称为渣园村。

# 婆娑迷离话崔鵬

□马继军

崔鵬虽不复存在，但崔鵬的人情诗却留在这片土地上。600多年前，王姓家族从山西洪洞迁来，怀着对崔鵬的敬仰之情，将村名改为婆娑园村。此后战乱频繁，人离地荒，婆娑园村才变为渣园村而延续至今。崔鵬爱桃，这里的村民便代代相传，广植桃园，直到现在，还有大片的桃园呢。这里所产的“大白桃”，色艳味美，名扬遐迩。曾有诗赞曰：“白桃芬芳味香甜，枚重半斤实罕见。请教老翁出何处，名扬四海产渣园。”又有顺口溜传：“想吃大白桃下渣园，渣园桃子真是甜，美味佳感真是好，回味还想崔鵬。”

在渣园村，我欣喜地看到，那些来自郑州大学建筑学院、重庆大学、华中休闲文化研究中心等省内外大专院校的文化学者，他们在这里传承创造着乡村文化新的景点和内涵，崔鵬文化长廊、婆娑书院、乡村活态博物馆、乡村打谷场等已现雏形，崔鵬曾居的婆娑园的恢复建设工程也列入他们的设想构思之中了。我想，当我再次来到渣园村的时候，定是另一番景象了！

他初心未变，屢上奏书，像当年怒斥章鵬那样怒斥蔡京祸国殃民的罪行。他出语惊人地提出要“斩蔡京以谢天下。”随之而出的那句“政不容奸，则虽邻敌不敢轻中国。”的谏言，厚重而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他的政治主张虽受到宋钦宗赏识，然当时北宋已衰势难挽。这位69岁的老人只好在“每叹天下事不可为”的悲叹声中因病离去。

崔鵬走了。婆娑园从此人去园空，日渐荒芜。多年后，当另一位名叫金世纯的诗人怀着对崔鵬的仰慕之情来到婆娑园内，触景生情，便作《婆娑园怀古》诗一首：“婆娑映掩久沉沦，千载高怀仰后尘。辩斥忠奸山岳重，逼居田野野扉深。花深卧榻无人打，鸟倦还飞不野食。樵客过来渡口，我今何处问迷津。”岁月荏苒，风雨销蚀，婆娑园此后房倒院塌，渣滓遍地。石牛庄村也因婆娑园的变迁而名“渣滓园”村，后简称为渣园村。

婆娑园虽不复存在，但崔鵬的人情诗却留在这片土地上。600多年前，王姓家族从山西洪洞迁来，怀着对崔鵬的敬仰之情，将村名改为婆娑园村。此后战乱频繁，人离地荒，婆娑园村才变为渣园村而延续至今。崔鵬爱桃，这里的村民便代代相传，广植桃园，直到现在，还有大片的桃园呢。这里所产的“大白桃”，色艳味美，名扬遐迩。曾有诗赞曰：“白桃芬芳味香甜，枚重半斤实罕见。请教老翁出何处，名扬四海产渣园。”又有顺口溜传：“想吃大白桃下渣园，渣园桃子真是甜，美味佳感真是好，回味还想崔鵬。”

在渣园村，我欣喜地看到，那些来自郑州大学建筑学院、重庆大学、华中休闲文化研究中心等省内外大专院校的文化学者，他们在这里传承创造着乡村文化新的景点和内涵，崔鵬文化长廊、婆娑书院、乡村活态博物馆、乡村打谷场等已现雏形，崔鵬曾居的婆娑园的恢复建设工程也列入他们的设想构思之中了。我想，当我再次来到渣园村的时候，定是另一番景象了！